

红云町咖啡屋 事件簿

③

无名之花



〔日〕吉永南央／著

张舟／译



化学工业出版社

红云町咖啡屋 事件簿

③

无名之花

〔日〕吉永南央／著

张舟／译



化学工业出版社

· 北 京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无名之花 / [日] 吉永南央著 ; 张舟译 . — 北京 :
化学工业出版社 , 2016.7
(红云町咖啡屋事件簿)
ISBN 978-7-122-24997-5

I. ① 无… II. ① 吉… ② 张… III. ① 短篇小说—小说集—日本—现代 IV. ① 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200497 号

NA MO NAKI HANA NO Koun-cho Kohiya Koyomi 3 by YOSHINAGA Nao

Copyright © 2012 by YOSHINAGA Nao

All rights reserved.

Original Japa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Bungeishunju Ltd., Japan

Chinese (in simplified character only) translation rights in PRC reserved by
CHEMICAL INDUSTRY PRESS, under the license granted by YOSHINAGA Nao,
Japan arranged with Bungeishunju Ltd., Japan through Beijing Kareka Consultation
Center, PRC

本书中文简体字版由日本文艺春秋社授权化学工业出版社独家出版发行。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的任何部分, 违者必究。

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01-2014-1580

责任编辑: 李 壬 李岩松

装帧设计: 蚂蚁王国

责任校对: 陈 静

出版发行: 化学工业出版社 (北京市东城区青年湖南街 13 号 邮政编码 100011)

印 装: 三河市双峰印刷装订有限公司

880mm×1230mm 1/32 印张 9¼ 字数 200 千字 2016 年 7 月北京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购书咨询: 010-64518888 (传真: 010-64519686)

售后服务: 010-64518899

网 址: <http://www.cip.com.cn>

凡购买本书, 如有缺损质量问题, 本社销售中心负责调换。

定 价: 34.80 元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目录

CONTENTS

长月，每场雨后
／
1

霜月之虹
／
51

睦月集会
／
105

弥生之灯
／
153

皐月之风
／
195

文月，无名之花
／
241



长月^❶，
每场雨后

❶长月：阴历九月的别称。在现代日本也常被用来指称阳历九月。



一个小藏屋的纸袋孤零零地留在桌上，是尺寸较小的那种手提袋。

难不成是……这样想着往里一瞧，果然不出所料，里面是附着礼签的礼品。咖啡豆和容器组成的套装一共有五包，这一包没能塞入大纸袋，某位熟客就忘记拿走了。

阿草轻轻抚着白发，想起了那个与自己年纪相仿、刚坐上出租车离去的女客。女客瘦削的背影就像挂在衣架上摇摇晃晃的连衣裙。再过二十分钟就到晌午了。听女客说，车站旅馆的聚餐从十一点半开始，她是打算在聚餐结束时递上礼品，所以现在大概还没察觉。

“明明看到她都拿着……我也是迷糊了呀。”

那位熟客拖着病愈不久的身体，赶去参加友人为她举行的亡夫追思会。阿草的手从条纹围裙的上方抚起，一直抚到了系带。她思索了片刻。

“小久实，你来一下。”



从里边仓库出来的久实重新捋着袖子，向阿草走近。“怎么了？”她问道。一见那包东西，她似乎就明白了是什么事，从工装裤的口袋里掏出了爱车帕杰罗的钥匙。

“车站旅馆的聚餐从十一点半开始对吧，我这就送过去。”

“拜托了。我会给前台打电话的。”

久实的年纪相当于阿草的孙辈。目送她健壮的背影离去后，阿草给旅馆打了电话。

明明已进入九月下旬，今天还是疯了般的热。天气预报说是晴天，阿草相信预报，制作了冰滴咖啡，结果顾客试饮要的都是这个。身在长房檐、古民居风格的店内，就觉得玻璃门另一边的户外分外耀眼。望着店前停车场上摇曳不定的逃水^❶，那件事又在她心底隐隐闪现。

事情的开端是月初，一封来自三友咖啡商会的信。

里面是一张对折起来的卡片，右边写着前任社长已改任会长，左边写着其长女当上了新社长。换言之，这是一纸社长更替的寒暄文。

前社长个人非常欣赏阿草，特地薄利批发咖啡豆给她。阿草六十来岁时突发奇想，将经营多年的杂货店——小藏屋改造成和食餐具与咖啡豆的贩卖店，两人的交往就是从那时开

❶ 逃水：一种海市蜃楼现象。在强烈日照下，有时会看到道路前方有一摊水，但走近后那摊水好像又远去了。



始的。哪怕老了也要拼命追寻梦想，阿草如是说，而那人没有取笑她。如今，那人以一封就任会长的致意函宣告了自己的半隐退。恐怕无法继续保持现状的预感，在阿草心中掀起了小小的涟漪。

阿草深深坐入放置在柜台内的椅子上，再次打开了那封通知。

她从木绵绉绸的胸襟里取出了用细绳挂在颈上的老花镜，戴到脸上。素来爱用的木椅吱吱嘎嘎发出含糊不清的声响，染成蓝色的长椅垫温柔地裹住她瘦小的身躯，直到背脊。整个上午只有两名顾客。如此静谧的时刻一旦到来，阿草就不能无视心中泛起的涟漪了。

久实从旅馆回来了。听着阿草的慰问，久实喜滋滋地说好像是赶上了。她擦了把汗，走进柜台，咕嘟咕嘟灌下一杯水，问阿草手里拿的是什么。阿草放下又拿起、拿起又放下的举动似乎让她有些在意。

阿草抬眼从镜片上方看了看久实的脸。

“是这个月月初寄来的通知。我应该跟你提过。”

阿草指着写有“有限会社三友咖啡商会”字样的地方，给久实看致意函。

久实露出释然的表情，读了阿草手中的致意函，又问这会带来什么麻烦吗？她不太了解过去的事情，有此疑问也是理所当然。久实漫不经心的提问反而鼓励了阿草。

“我只是感慨，时光确实在流逝啊。”阿草未及说到最后，突然感受到了一道视线，不由向店内看去。久实喃喃地说“又来了”——阿草最近不时感到有人在注视自己，所以把这件事告诉了久实。

近来常能看到两位可能是在跑外勤的女客。此时，其中一位正坐在柜台席对面的椭圆桌旁试饮咖啡，颈上挂着系有红吊带的姓名卡，卡的部分被收在外套里面，很长一段时间她都在玩手机，年纪约莫三十岁。另一位女客感觉稍老一些，正站在和食餐具的卖场里。她体型肥胖，总是穿着藏青色套装，夹杂着白丝的长发被扎成一束，那微踮着脚尖行走的姿态中，透出了威严。

红女士和藏青女士。阿草她们私下里是这么称呼她俩的，理由是姓名卡吊带和套装的颜色。此刻，她俩都没有看这边。

“总觉得不是心理作用。就像小久实你说的，应该可以锁定是这两个人了。”

“嘿嘿”一笑、得意洋洋的久实认为，这两人是为调查商店人气状况而来。据说明年要发行一本只登载县内人气优良店的小册子，名叫《货真价实就这店》。她的意思是，红女士和藏青女士中的某一个就是暗中调查员。以前的信息参考杂志上登过，暗中调查员属于志愿者，经笔试和面试决定是否录用。此外，在地方出版社事先公布的候选店家一览表中，也有小藏屋的名字。



“也可能两个都是，对吧。要这样的话，我得对外部清扫更精益求精才行。”

“小久实，你看你。就照往常一样清扫，拜托了。”

受了阿草的责备，久实吐了吐舌头，出门打扫店外去了。

几乎没放下过手机的红女士，从赠品到自家用品，零零碎碎买了不少东西。藏青女士前几天买过三种咖啡豆各五十克。两个人看起来都有暗中调查员的嫌疑。

话虽如此，阿草却隐隐有着格格不入的感觉。总觉得突然感受到的视线与之不同，其中包含着更多的个人情感。

藏青女士要回去了。

“谢谢惠顾。”

“谢”字的音调轻轻一蹦，拔高了几许，这是阿草独有的致谢方式。说着，阿草与藏青女士稍稍对了对眼神。就在这一瞬间，对方深深地望了她一眼。回想起来，前些日子也是如此。目送着硕大背影的离去，阿草觉得那视线的主人也许是她。明明是一副有话要说的样子，却又似乎无意享受交谈的乐趣。

转眼再瞧红女士，就见她刚好把目光落在手机上。前一个瞬间她在看什么？阿草不知道，却又觉得她的视线若有若无地残留在自己的右颊上。

阿草摇着头试图甩掉这种感触，将致意函收入信封。奇妙的视线姑且不提，单说这进货问题，也不能就这样听其自然。而且最近咖啡豆的交易价也上涨了。



阿草决定利用下一个休息日，去横滨的三友咖啡商会走一趟。

从化妆盒现身的手表一下子吸引了阿草的目光。

长方形的表盘，典雅的金色镶边，茶色的皮革表带。其式样端庄，色调搭配想来也适合日本人的肤色。据说这是由瑞士高级钟表商的工匠手工将零件一一组装而成的机械表。

直接把化妆盒搬来的三友，忐忑不安地用粗壮的手抚摸着晒黑的脸颊。这位三友咖啡商会的会长已年过花甲，比阿草小了十岁。两人面对面坐在会长室的沙发上，已经有三十分分钟左右了。会长室装潢朴素，一如主人的品质。

“我的品位怎么样？工作了这么多年，这也算是一种犒劳吧。”

原来这是三友对他自己的犒劳啊。阿草从手提包里取出老花镜，再次观看手表。“很不错啊。”她一边赞叹一边想，自家那座老旧的挂钟最近总是走走停停的。

“太好了！听杉浦姐这么一说我就放心了。”

“哪儿的话……”阿草说着，轻轻摇了摇头。到刚才为止谈的那些让人挠头的事似有旧话重提之势，阿草不免想要逃避。

三友一上来就说了：我是小藏屋的支持者，所以就算咖啡豆的价格涨了，我也会尽可能便宜地批发给你。



从小藏屋的立场来说自然是很高兴，但不知在新社长任下，这个批发价能否维持下去。

对三友的独生女兼新社长——令，阿草总是有点忧虑。因为商社整体洋溢着家庭作坊的氛围，唯有她却给人一种公事公办、冰冷淡漠的感觉。因此阿草也想见一见令，这才来到了这里。咖啡豆是小藏屋的支柱，三友出于个人感情把优质产品以低价卖给自己，所以才能销售至今。反过来说，三友在社内的地位一旦下降，小藏屋极有可能失去主力商品。

然而，关键人物令却没有露面。那天替不在商社的三友接了电话的专务井先生，明明在与三友商议后回电话说新社长也会过来的。

令没有来，三友又说了一些难以应答的话，让阿草手足无措。不过，三友貌似忘了这个茬，他注视着手表，喜笑颜开。

“你看，表盘里不是还有一个表盘嘛。这么一来，就算我在巴西的咖啡园，也能马上知道本社的时间。”

“到底是三友先生挑的手表啊。”

三友满足地点点头：“能否就像现在这样，允许我放松地向你讨教一些意见呢？刚才我也说了，我渐渐觉得把令推上社长的位置是操之过急了。”三友重提了先前的话题。

“我很烦恼，不知该选井还是令……井能够扶持令，但反过来就不行——我一度做出了这样的决断，但是……”

在阿草的记忆中，令应该是三十岁左右。最后见到令还



是在她从美国留学回来没多久的时候。

“她还年轻，而且上任还不到一个月，不是吗？”

正因为如此，问题才严重吧。阿草心里明白，但嘴上还是这么说。令就任社长以来，三友好像对她很看不顺眼。

“话是这么说……在我几年后正式退休之前，必须培养出能托付整个公司的人才。过去我和令也有不少意见不合的地方，但我还是很认可她的热情和想象力的。可是，这家伙以为自己一个人什么都能干，一当上社长连家也不回了，报告也好、商量事情也好，一概没有。”三友恍然不悦地中断话语，转而问井，“令还不过来？”

拥有踏实好员工气质的井，先前站在会长桌前不知在做什么，闻言停下手里的活，回头答道：“听说社长去焙煎工厂了。”

言下之意是，社长知道今天要会面也不回来，所以还是放弃吧。井深藏在无框镜片后的眼睛笑成了一条缝，他大概刚满四十，是个冷静沉着的人。

“这家伙真是的！”

会长对新社长不听人言的态度大光其火，毫不掩饰对未来的迷惘，而井似乎对此已习以为常。能从喜怒哀乐、爱憎泾渭分明的三友那里获取信赖，这一点没准也是原因之一。

话虽如此，井的内心恐怕也不平静。

这么一想，就觉得自己的小藏屋不过是三友咖啡商会的



小客户，不太好说一些僭越的话。

“我上次看到令小姐，还是好几年前的事吧。当时她刚留学回来，很可爱的一个姑娘。当然，后来我们也时不时会在电话里聊几句，但光凭这点接触……”

阿草婉言回避，递还手表，三友终于结束了这个话题。不过，他又说“那好，我们过一段时间再讲”，看样子是完全放弃。

阿草离开了会长室，井一直把她送到了电梯口。

“关于小藏屋的事，我也会和社长好好谈一谈的。”

心知肚明的井立下了约定，阿草道完谢告辞而去。

说实话，对自家的店来说，还是井当社长比较好吧。令不露面，可以视作她不想特别优待小藏屋。在过去的几次电话里，她那冷淡的应接态度所带来的不良预感，似乎应验了。如逃水一般的忧虑，就像脚底的阴影，越发鲜明、浓厚了。

从大厦的最高层五楼下来，就见一楼的店铺依然客满为患。据说改装再营业已有一年。正如三友所言，将过去小而齐备的零售方式推广至咖啡文化教室和咖啡馆的努力，似乎是成功了。三友在埼玉、长野开了同样的店，好像也很顺利。听说这些都是在令的提议和指导下进行的，想必三友对此十分欣喜。虽然他发火说那家伙以为自己一个人什么都能干，但在提到新开展的事业时，却是一副父亲炫耀女儿能独当一面的样子。



晌午过后的横滨热闹非凡，和小藏屋所在的红云町大不一样。这里和理所当然需要开车去购物的地方街市不同，悠然漫步的行人极多。

身处这样的街市，说不上是为什么，阿草总有一种独自逆人流而行的无依感。她瞥了一眼侧旁的橱窗，目光和朦胧映于窗中的自己对上了。白发在颈窝处拢成一个圆髻，穿着与年龄相称的朴素和服，这是一个上了年纪的老婆婆。被阳光晃得睁不开眼的脸上满是皱纹固然糟糕，但看起来还算精神。

不要紧。目前无需担心进货价的问题，而且三友先生也说了，今后还会继续支持小藏屋——即使说这些话安慰了自己，那吹得行道树沙沙作响的瑟瑟秋风，听来也像是时光流逝的足音了。

不会再有任何变化，而赋予衰老身躯的时间眼看着在一分一秒地减少。早已了然于心的事实，如今实实在在地沁入了她的骨髓。

突然，阿草感到有人在喊她。停下脚步，回头望去，可是这里哪会有她熟悉的面孔？

“我可真傻。就算只有一个人，我也要做我能做到的事。这不是早就决定了的事吗？”

“嘭”的一声，阿草拍了拍通草色的腰带，重新迈开了步子。

她看到了街角那家支着红色遮阳篷的商店。她记得以前



在那里买的夹心千层糕很好吃，于是稍稍加快了脚步。要给孩子提时便交好的由纪乃来上几块，然后是食欲旺盛的久实，得给她多买点儿。应该会来送货的寺田那一份也要准备。一想到这些，阿草眼前便浮现出众人欢欣喜悦的模样，连带着自己的脸也舒缓了下来。

新干线车厢内响起了到站的广播。

左手边出现了一个坡度平缓的丘陵，可以望见上面的大观音像。说是大观音像，其实从这里看过去也就是能放在指尖上的大小。下了一阵雨似乎又停了，天空的蔚蓝与丘陵的葱绿煞是明艳，把观音衬托得光彩照人。

熟悉的风景让早已做好下车准备的阿草松了口气。不过是去横滨走了个来回，却感觉今天做了一次长途跋涉。站在月台上，饱饱地吸了一口带着湿气的清冽空气，四肢百骸都像是活了过来。看来回家途中顺便拜访由纪乃的时候，不用给人看一张疲惫的老脸了。

坐出租车经过小藏屋、来到由纪乃家时，才四点半刚过。事先已经打过电话，说好了会在回家前顺道来拜访一下。由纪乃在电话里说要阿草从院子进去，于是她一边踏过草坪，一边出声招呼，来到清扫窗前。

窗帘拉开着，阿草透过窗户看到了一张胖乎乎、戴着圆眼镜的脸。



由纪乃坐在沙发上，面对着庭院。她先是一愣，仿佛是忘了两人的约定，不过很快就像想起来了似的，恍然大悟地“嗯嗯”点头。

阿草也随机应变，虽然心里先是一凉，随后又安下心来，但全都没在脸上表现出来。只要保持坦然，被由纪乃遗忘的那一天就永远不会到来。阿草所做的也许就是一种类似的祈愿吧。

“阿草，你回来啦。”

由纪乃噘起了嘴，脸上的表情像是在忍住不笑，又像是在期盼什么。

“说什么呢，由纪乃真是的。”

由纪乃微笑着，朝双手搭在清扫窗上的阿草招了招手。由于脑中风后遗症，由纪乃的左半边身子行动不便，谁知现在她却慢慢地站起身来。略显僵硬的左臂总像在抱着什么似的，停在胸前挪动不了。

“锁开着呢。”

“是嘛，那就好，那我就不客气了——”

阿草“咣啷”一声打开清扫窗，往下瞧了一眼，顿时呼吸一滞。

地板上匍匐着长长的通草藤，藤间还挂着肥嘟嘟、呈淡紫色的果实。这规模、这气势，拿来做日式酒家或旅馆的插花也行。山的青葱之气与淡淡的芬芳糅杂一处，惹得人鼻子发痒。